

29 华人首富李嘉诚—— 一张一弛,彰显王者本色(3)

风 语

33



○作者 牟家和 王国宇

茶楼的营业时间每天都在 15 个小时以上。李嘉诚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去上班,万家灯火时才能回到家中。白天,茶楼的茶客不多时,其他的大伙计可以暂时休息休息,但是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他必须时刻呆在茶楼的大堂里,随时准备伺候客人。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虽与李嘉诚脑海里的那些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的实在、鲜活。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他会从某一茶客的衣着、举止、言谈中揣测其籍贯、职业、财富、性格,由此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们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很多事是他过去在家庭、在学校,从来没有听到的。很多说法,与先父和书本灌输的圣贤理法,甚至大相径庭。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他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李嘉诚并没有在纷纭变幻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如果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相去甚远,那么,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为一体。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他体现出一个人应有的传统美德,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父亲留下的那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有一次,李嘉诚听几个客人谈话听得入了迷,竟忘了为客人续水。他

听到大伙计的召唤,慌忙间将滚烫的开水洒到了一位茶客的裤脚上。李嘉诚吓呆了,面色惨白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老板见状急忙跑过来,刚要责骂李嘉诚,但被好心的茶客劝解了。这是李嘉诚一生面临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饭碗危机”。

1950年,22岁的李嘉诚筹措了5万港元,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家工厂——长江塑胶厂,从此迈上充满艰辛与希望的创业之路。与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李嘉诚在创业之初,也同样举步维艰。由于第一批招聘来的工人大多是“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对于塑胶制造自然是一无所知的。于是,李嘉诚既当老板,又当师傅,从机器安装、调试,直到出产品,都是他带领工人一道完成的。李嘉诚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以上,那时他把自己“埋”进了长江厂,吃住都在厂里,李嘉诚身兼老板、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数职,十分辛苦,可是他却总是带给人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之感,这一切自然也是源于他的远大抱负和顽强意志的支撑。

李嘉诚是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他创办长江塑胶厂,作为新兴产业,长江厂订单源源不断,他自己都没想到投产后会这么顺利,简直就是一帆风顺。

“待人以诚,执事以信”的商业准则,再加上灵活的商业头脑,使得李嘉诚的事业顺风顺水,这让年轻的李嘉诚更加信心满满,春风得意。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初尝成功的喜悦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由于看到之前承接的订单赚到了不少钱,李嘉诚开始急切地去收购那些资金不足、设备简陋的塑胶企业,扩大长江的生产规模。过快的扩张,承接订单过多,加之简陋的设备和人手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塑胶产品的质量。长江厂开始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的现象,甚至面临日益严重的亏损。

质量就是信誉,信誉是企业的生命,质量不过关,没有了信誉,企业就必定要遭受退货赔款的损失,企业的生命力就会逐渐消耗殆尽。此时,塑胶制品已经过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年景,用户对产品的款式和质量越来越挑剔。塑胶工厂日益增多,竞争自然也日益激烈。竞争的法则优胜劣汰,粗劣的产品必然会被逐出市场。然而,迫在眉睫的交货期使重视质量的李嘉诚也无暇顾及越来越严重的次品现象。

海塞斯走进办公室,将那只小木箱交给左立。左立在靠墙边的一排档案柜旁,找了个地方安置它。陆所长觉得放在那里不合适,左右看看,问左立:“这些柜子有没有空的?”

海塞斯四周看了看,最后走到门出去,要求把小木箱钉在门口的墙壁上。他解释说:“这样,今后如果他们对我的课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还可以随时给我塞条子。”

左立说行,就要去找人把它挂起来。陆所长说:“你急什么嘛,没有人这么快来交卷的。教授你说是不是,今天晚上之前有人来交卷就不错了。”

海塞斯说:“只要是在明天早上之前交卷的,都可以得一百。”

左立嘀咕:“要是有人在半夜里来向我交卷,我就麻烦了。”

陆所长说:“我倒希望他们今天晚上都挨个儿来跟你交卷,折腾你一宿不眠。”

“不可能。”海塞斯说,“今天晚上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来交卷。”

“谁?”

正说着,有人敲门。海塞斯首先反应过来,把指头竖在嘴巴上,低声说:“你们信不信,肯定是陈家鹤来交卷了。”

海塞斯见他们满脸疑色,便诡秘地笑笑,大步走到门背后去,突然哗的一声拉开了门。陆所长和左立看,门外果然站的是陈家鹤!

海塞斯问他有什么事,他递上卷子,“我来交卷。”

陆所长和左立不觉惊得目瞪口呆。陆所长不仅仅是惊愕,甚至还有一丝莫名的紧张和惧怕——他怀疑陈家鹤交的是一张白卷,以此来表明他的无能,为自己最终被淘汰出局大造声势。

“怎么样,”陆所长急切地问,“能得一百吗?”

海塞斯摇摇头。

陆所长一愣,“怎么,有错?”

海塞斯慢悠悠地说:“错是没错,但不是一百分。”

陆所长急了,“既然没错,为什么又不是一百分?”

海塞斯还是那副慢条斯理的样子,笑嘻嘻地说:“我刚才不是说了,明天早上之前交卷可以得一百,他提前了将近二十个小时,难道不应该给他加分?”

陆所长高兴得大笑起来。

海塞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没有理他,而是自语道:“可以下个结论,他以前一定干过这一行。”陆所长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没有,日本陆军省曾经希望他去干,但他拒绝了,所以才去了你们美国,因为他把日本政府



○作者 麦家

得罪了。”
没有就更加不可思议了,海塞斯想,目光落在窗外。

最近海塞斯的心思全扑在敌21师团的密码上了,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闻到了它的气息,偶尔也瞥见过它倏忽的影子,可就是抓不住它。这天晚上海塞斯一如既往,吃过晚饭又去了办公室对着一桌子的电报苦思冥想,脑海里却一再浮现陈家鹤的影子。很奇怪,开始他想给陈家鹤打个电话聊一聊,后来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上山去看他,便卷起桌上所有的资料,连夜开车上了山。

海塞斯没有将他的来意跟陈家鹤明说,只是将一大堆资料和电报扔给他,淡淡地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吧,我有些想法想跟你聊一聊。”

“这么多?”陈家鹤看着一大堆东西,“看来你是不准备让我睡觉了。”

“该让我睡一睡了,”海塞斯把自己沉沉地放倒在陈家鹤床上,“我已经几天都没有好好睡觉了。”

“那你睡,我去教室看吧。”

“不,”海塞斯顺手从床头柜上抓过一张报纸看,“你以为我真能睡着?睡不着的,我要跟你说话呢。”

但报纸没看完,海塞斯已经睡过去,酣畅的呼噜声从他半张的嘴巴里一串接一串地溢出来。陈家鹤怕吵醒他,便抱着资料去了教室,等他离开教室时东方已经发白。中途,蒙面人两次来偷偷看他,第一次看到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闭目遐想,时而嘿嘿自笑,像个完全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疯子;第二次看到他埋头奋笔疾书,像在给阎王爷赶写生死状——天亮前必须抄完。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